

陪你游甘孜

春到多卓：一个浪漫的话题

◎韩晓红

多卓：藏语意为大岩石，境内有一大岩石，故名。

走进多卓，便悟出时间来。
沉寂了一冬的多卓，开始萌动生机，开始展现生命，开始讲述春的故事。

站在岩石上，总感到岩石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一只鹤飞回来了，似乎寻找曾经栖息的峭壁；一群不知名的鸟，叽叽喳喳似乎在讲述多卓的传说和梦想。

一个有梦的高原村庄，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多卓人。一个庙宇，不知道有怎样的出家人在这里阅读佛的高度与境界，天赐的多卓，那里仅有岩石，岩石上分明生长着深邃的思想，生活在岩石上的多卓人，拥有思想起飞的台宇，拥有灵动的徜徉，拥有与大自然交融在一起的寓邸——磨科房，拥有记述历史的版图，拥有一代又一代的多卓人在这里走出走的勇敢，放飞一只又一只的梦想之鸽。

我在岩石上终于找到了有高度的庙宇，我在岩石上终于读到了有深度的生活纹路，我在多卓人挚爱的引以为自豪的具有石魂的场境里人生轨迹，沿着这条故道上一边行走，一边吟诵，一边禅定，一边攀越沧桑遗迹，走

进多卓的历史，走进多卓的文明，走进多卓人的情怀。

多卓人在岩石上凿就人生轨迹，凿就文明元素，凿就虔诚。

我沿着山径步入诗情画意般的多卓村，猛地被石壁上醒目的六字真言惊呆了，字体遒劲谐和，圆润有致，字高与崖齐，彰显难以言说的文明奥秘，富有很强的穿透力。

山崖处有一石洞，我沿着石径步入洞中，一尊佛像立于洞内，香火缭绕，不时有香客进入山洞朝拜，神情颇为虔诚与庄严。

洞口峭壁迭起，植物盘根错节，清风徐来，爽快备至，颇富禅意禅境之气息。

我坐在洞口岩石上，尝试融入这仙风道骨般境界里的感悟。

多卓人是幸福的，时代向前发展的光泽润育着多卓人的情怀；多卓人是富有的，千年文明在这里沉淀成多卓人向善的精神境界；多卓人是浪漫的，大自然刀功斧凿成多卓人赖以生存的优美家园；多卓人是高雅的，融入大自然的快感被多卓人演绎得淋漓尽致；多卓人是热情的，博大的情怀赋予我回家的温馨。

多卓，一个存留着岭国遗址的神圣宝地，在我的旅途中闪烁着格萨尔史诗文明的光环；

多卓，一个承载着岭国风采的释放着先贤智慧的村落，在我的敬仰中赋予我走近岭国的惊喜与感奋。

循着山径，我一步一步朝多卓村走去，一步一步走进多卓人浪漫的生活场域。

多卓没有河流，却在我的眼前晶亮着一条闪光的诗河，我在诗行里前行，我像一个不懂事的幼童，痴迷着扑入诗河，在诗河里呼吸，呼吸诗河深邃的情怀。

多卓没有大树，却在我的眼前矗立着一棵棵硕大挺拔的格萨尔史诗文明之树，我站在树下，跌入岭国的天空。

格萨尔史诗的文明宛然潺潺溪水流过多卓，描绘出格萨尔史诗天然的精神图腾。

图腾滋润着多卓人的生活、笑容、内心；图腾传承着多卓人的风俗、大度、胸怀；图腾汇涌成多卓人晴朗的天空，赋予流动的白云、飞翔的山鹰、高傲的山峰予灵动的缠绵。

我姗姗来迟，在多卓的丰硕情怀里深深地植入乡愁，以及寻找格萨尔史诗的执着。

多卓，与生俱来的生命栖居圣地。

草原风

◎紫夫

风，漫游在天空的走廊
月华阳光在一条轴线上
头顶日月同辉

脚下，群马狂奔的声音
搅起风的激情
草从在急速摇动
风在蹄窝里跌了一跤
惊得奔马声声长啸
一个颤栗格桑花就开满了草地

听牧歌在白云上跳舞
直达地平线尽头
从太阳升起
到月明星稀
草原深处的笑，随风穿越
回荡于温馨的岁月

卓玛的镶银奶桶

银色花边在洁白的浪潮上跳跃
装满欢乐的馨香浸润姑娘的唱词
朝阳光瀑还是泄了下来
牛的哞声击破草原的宁静

卓玛啦卓玛啦……
草岗上的风都把帐篷上的牛毛绳拽紧了
深怕过岗的那匹马
把歌声带到远离草原的地方

镶银的奶桶却在偷偷憨笑
把我送给卓玛姑娘的骑手
已回到了帐房
看绿色的草从早笑弯了腰

脚铃声声

奔放的蹄踏，铃声铿锵
你终究会叩响我在草原上的情绪
把衰草和矮丘踏进泥土，昂首天空……

马颈下的铃铛只能把残云驱退
蹄踏舞步的整齐震响
让一寸寸的土地都欢呼雀跃

脚铃声急骤飞扬
劲歌狂舞前呼后应
舞者的豪情将原野的虚无填满

牦牛和马匹争相奔跑
草原生活的芬芳
在热烈的脚铃声中激荡

望草原

因为眼光太窄
我内疚望不到草原尽头
格桑花开得那样从容

听到草丛上烈马奔驰的蹄音
车轮滚动的晕旋逝去
我却迈不动脚步

哪里有雄鹰栖息的崖头
惭愧呀
我走了多年还没走到草原的心中

我的行走必须继续
越走才能感到草原的宽阔
我的视野会容纳更多

冬雨幽幽山雾绵

◎刘宝婷

小雪已过，大雪将至。凛冽的冷空气仿若无畏的行者，跨越层峦叠嶂的山峰，将我的小镇笼罩。那一夜，幽幽冬雨悄然洒落，如丝如缕，扰得人心绪难宁，一夜辗转无眠。

待东方破晓，晨曦微现，抬眼望去，只见绵绵山雾如轻纱曼舞，继续萦绕于巍峨的山巅之上。青山在这缥缈空灵的云雾间，恰似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佳人，时而清晰可见，时而隐匿无踪。

山林间仿若被施了魔法，恰似仙境落凡尘。仙境深处，一条如嫦娥丝带般的云雾，悠悠然随风飘舞。它轻柔地环绕着山丘与树木，仿佛要将尘世的万千烦恼与忧愁尽皆吞没。那林间，笔直挺拔、苍翠欲滴的松柏在雾霭中时隐时现，为这朦胧之境添上一抹坚毅的墨色。

昨夜，凛冽的寒风好似发了狂的猛兽，将门口的树枝肆意摧残，吹得七零八落，凌乱地散落在门前的水泥地上。今早，我默默换上雨靴，披上雨衣，毅然迎着那绵绵冷雨，踏入这湿寒的山色之中。起初，我不过是想将这些被风折断的木棍收拾规整，不知不觉竟缓缓走进了那片被雨雾笼罩的树林。

踏入雾中，方觉这天地仿若被一方绵密的白帐所包裹。伸手探去，目力所及不过两步之遥，视线被禁锢在这两米见方的小小世界。冬雨淅淅沥沥，细密地洒落在叶子与树枝之上，发出窸窣窸窣的轻响。

袅袅白雾从山脚升腾起，那些雾气仿佛是从地心深处钻出，它们一刻不停地绵延而上，来到半山腰便从四面八方向我席卷而来。很快，所有的一切便都掩埋在浓浓的雾色之中了。我放下手中的木棍，靠在一株巨大的柏树下，让自己与那树一起隐入雨雾之中。那些如梦似幻的薄雾让我有一种飘飘然即将乘风而走的感觉。抬头，一团橘红色的光晕正竭尽全力想要穿过这层层迷雾。此情此景令我想起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那句“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水路。”我不敢动弹，一个些微的动作都会打乱这些白雾原本运行的轨迹。细小的薄雾在空气之中流淌运动，正如渺小的我在这宇宙之中行走一般，那些未知的强大力量，一个动作便足以让我湮灭。

然于这幽幽冬雨与绵绵山雾中，我忽有所悟。

我，不过是一介平凡至极的农村妇女，虽

比旁人多识得几个字，可论起农活，与相邻的能手相比，实是差之甚远。既无李白“欲上青天揽明月”的盖世才情，亦无成吉思汗那般纵横沙场、开疆拓土的勇猛无畏。在这浩瀚宇宙之中，我如同一粒微尘，渺小得近乎可以忽略不计。前几日看到新闻报道，科学家竟成功捕捉到了中微子，还雄心勃勃地宣称要探寻地外生物。这些壮举，让我越发清晰地意识到自身的微不足道。于这无尽的宇宙面前，我的存在仿佛只是短暂的一瞬，所能做的事情，似乎也难以在这宏大的世界里泛起一丝有意义的涟漪。

世间万物皆有其理，冬雨虽寒，若无此寒，植物何能熬至清明？山雾虽阻农事，却成就画家笔下美景，且为人于动物增添湿度与负氧离子。我虽渺小，亦是爱我与我所爱之人的依靠。万事万物，其存在与生息皆有意义，人亦如此。人生在世，莫多问“为何”，当用心感受当下，无论寒雨迷雾，既处此境，便安然体会。

最终，我于山雾中缓行，深吸慢吐，任烦恼随雾飘散，唯留“冬雨幽幽山雾绵，炊烟袅袅入间事”的释然与宁静。

大雪的浪漫

◎王建强

我在等一场大雪，仿若在幽暗中苦候启明星，又似在岁月长巷期盼久违归人，满心都是不安分的期待，在这入冬已久却犹未雪至的时光里，煎熬又执着。小城仿若一位沉默的老人，静静伫立在季节的风口。街道两旁的树木褪去华裳，枯枝嶙峋地伸展着，恰似瘦骨嶙峋的手指。它们摩挲着清冷的空气，想要勾勒出雪的轮廓，却因那迟迟不来的雪，只能在寒风中徒留干涩、寂寥的笔触。屋顶层层叠叠的青瓦，往昔雪落时，宛如身披鳞鳞的游龙，闪烁着细碎的光，如今在铅灰色的苍穹下，灰扑扑地沉睡着，默默积攒着对那一抹洁白的渴盼，仿若连梦都氤氲着雪的影子。

那日清晨，天光还被夜色紧紧捂着，寒意却似灵动的小精灵，刁钻地从窗棂的缝隙里挤进来，俏皮地撩拨我惺忪睡眠。披衣起身，带着几分朦胧的期许推开窗，刹那间，一片雪花恰似寻梦而至的蝶，悠悠飘落在掌心，轻得仿若承载不起一个梦，凉丝丝的触感又如朝露初绽，瞬间，惊喜在心底炸开了花。抬眸远眺，天地间仿若拉开一场盛大的舞台剧幕布，雪花簌簌扬扬而下，恰似天庭的玉树琼花被摇落，又似万千羽毛，被一双无形的、宠溺人

间的大手肆意挥洒，每一片都带着奔赴宿命约会的热忱，迫不及待地要给世界披上华裳。

起初，雪仿若羞怯的小精灵，三两成群，手牵着手，在空中轻盈地旋舞、徘徊。它们小心翼翼地试探着人间的温度，偶尔有一片两片，眷恋地挂在枝头，宛如晶莹的露珠凝在花蕊，颤颤巍巍，折射着微光，将冬日的清寒雕琢得细腻且温柔。俄顷，像是听到神秘的集结号，雪幕轰然拉开，千军万马奔腾呼啸而来，大片大片的雪花，裹挟着凛冽寒风，前赴后继地冲向大地怀抱。须臾间，街巷被雪温柔抚平了坎坷，屋舍戴上了蓬松的雪帽，湖面也被雪细密地织就一层薄纱，那原本死寂的冰面，此刻，倒像一块硕大的、绵软的云朵落到了地。远处山峦原本是青黛色的坚毅面庞，此刻裹上了素白锦衾。山峦的曲线在雪的轻抚下柔美得如同酣睡的佳人，雪仿若细腻的脂肪，均匀地为其敷面。风穿梭其中，撩动雪雾，恰似为佳人轻挽纱幔，朦胧且静美，透着不可言说的神秘韵味。

我迫不及待踏入雪中，靴子深深陷入绵软的雪层，发出“咯吱咯吱”的妙音，恰似雪在耳畔轻吟浅唱、窃窃私语，诉说着阔别已久

的思念。伸手触枝，树枝上的雪簌簌纷坠，如春日里梨花在风中纷谢，洋洋洒洒落在肩头，泪湿棉衣，那凉意丝丝沁心，仿若雪伸出清冽的手指，与我亲昵拥抱，摩挲间尽是重逢的喜悦。街边老树下，有孩童嬉笑红扑扑脸蛋像熟透的冬果，小手捧雪，精心堆砌着雪人，为其安上煤球眼眸、胡萝卜鼻，雪人憨态可掬伫立雪中，守望童年欢乐，似时光在此凝刻纯真，每一处凹凸、每一片雪花黏附，都是童真的笔触，勾勒着无瑕的梦幻。

雪渐停歇，暮色悄至，余晖宛如一把金色的巨刷，给雪地镀上一层暖融的金边，世界瞬间化作琉璃幻境，街巷屋舍都似裹了一层梦幻糖衣，折射着斑斓色彩。归家路上，脚印蜿蜒在雪地里，路灯昏黄，光晕洒下，雪仿若细碎繁星铺地，闪烁着神秘晶芒，一步一璀璨，一步一回首，满是眷恋。巷口，卖烤红薯的小摊热气腾腾，暖香氤氲，摊主夫妇笑脸相对，脸上细纹藏着生活琐碎，亦有雪日里简单满足，烤炉暖光映着身侧残雪，勾勒尘世烟火与冰雪清欢交融画面，红薯香甜与雪的清冽，在鼻尖缠绕，编织成生活最本真的诗章。